

李文忠公朋僚函稿

李文忠公朋僚函稿篇目

桐城吳汝綸編輯

卷第三

九月朔日復李蘭孫侍講

同治元年

九月三日復督辦鎮江軍務馮萃亭

同治元年

九月六日上曾相

同治元年

九月七日復曾沅帥

同治元年

九月十二日復曾沅帥

同治元年

九月十三日上曾相

同治元年

九月望日致吳仲僊漕帥

同治元年

九月十七日上曾相

同治元年

復左季高中丞

九月二十七日上曾相

同治元年

復曾沅帥

九月二十九日上曾相

同治元年

十月六日上曾相

同治元年

復曾沅帥

十月八日上曾相

同治元年

致王子懷工侍

十月十二日上曾相

同治元年

復彭雪琴侍郎

十月十四日復常鎮趙觀察

同治元年

十月十七日復喬鶴儕都轉

同治元年

復曾沅帥

十月二十日上會相

同治元年

復吳仲僊漕帥

十月二十二日復孫省齋觀察

同治元年

十月二十五日上會相

同治元年

十月二十七日復史士良觀察

同治元年

冬至日上會相

同治元年

十一月八日上會相

同治元年

復曾沅帥

十一月十三日上會相

同治元年

十一月十七日上會相

同治元年

十一月二十日復李黼堂方伯

同治元年

十一月二十五日上會相

同治元年

十一月二十九日復吳仲僊漕帥

同治元年

十二月四日上會相

同治元年

十二月十日上會相

同治元年

十二月十五日上會相

同治元年

復曾沅帥

十二月二十一日復吳仲僊漕帥

同治元年

十二月二十五日上會相

同治元年

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第三篇目終

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第三

桐城吳汝綸編輯

九月朔日復李闡孫侍講

弟以書生閫弱之資濫竊軍國鉅艱之任夙夜惶悚但矢赤心粵逆自陳
玉成一股殲滅殆盡餘衆喪膽雖股數尙多而負固蘇浙一隅形勢已失
曾鮑左三軍素稱得力現在曾方伯頓於雨花臺下既不能合圍以絕糧
道有進退次且之象鮑軍能戰其精銳不過萬人甯廣二深前去後空左
公新集二萬人亦祇自當浙東一面如多將軍南渡與鮑軍門分路並進
明年必可收平吳之功粵賊除然後各省土寇自當逐漸掃蕩今日通體
是病治病者先開其脈絡關會之處可漸瘥也拙見如此未審鉅公碩輔
帷幄坐論以爲有當萬一否良峯先生曾以庶常之理晉謁樂聞緒論正
人當國同堂晤對詹企曷極

九月三日復督辦鎮江軍務馮萃亭

馮日坤罪案衆著非處以極刑不足以仰塞 明詔嬰服人心弟早知尊
處與巴將軍欲劾未果但不便以風聞之事入告耳茲承密示一一仰見
麾下剛明沉毅度越時流其嫉邪崇正之深心真不愧干城禦侮之名將
貴鄉張殿臣軍門功在江南惜志業未竟麾下振而起之實賴爲平吳之
助不獨京口一城資其保障已也惟疆境過蹙羅掘無方有媿東道南北
併臺一案仲仙漕帥頃有函商謂宜將水師併北臺鎮軍歸金守照章支
放即可裁去南臺其意或恐侵占祇好請挈銜覆奏矣嘉定初二日克復
兵單地廣隕越時虞

九月六日上曾相

九月初二日奉到閏月十六日由鎮江專遞之函敬悉一一二十七日由
輪船轉遞一緘計已呈覽英提督何伯帶英法兵二千餘教練勇常勝軍

千餘於初一抵嘉定城下初二日卯刻齊開大礮炸礮轟坍南門城垣四十餘丈守賊不支遂冒烟豎梯爬入我軍隊伍在西北門兜剿賊冲突不得擒斬投誠極多遂派北新涇況文榜熊兆周梁安邦等二千餘人進城嚴守鶴弟帶五千餘人分紮南翔江橋以防自滬至嘉之路程學啓帶三千五百人進紮黃渡以扼崑嘉青浦中權要路而令滕嗣武千人接守青城又派水師兩營與陸軍依護以當崑山河路現在深溝高壘儲糧積藥恐忠逆撥衆同援俟我力有餘再相機進搗藉圖牽制沅丈二十一日來信似尙鎮靜春霆移蕪湖舟次全軍尙在甯國賊當不敢正視凱章部曲多老將必能苦持內竄之路吾師十二日奏片語太危悚致貽 宮闈之憂所謂親信大臣不知所指昨吳仲仙來函於僧邸招致苗沛霖情事甚詳茲將原件並鈔函寄呈苗練畏楚帥而退出壽正怨惡自深邸帥乃憐其無人倚靠又謂希翁不能虛心駕馭是啓叛練以反噬之漸是非何由

得明苗沛霖將來謁見僧即又不知如何誣陷吾師與希帥憂讒畏譏其亦有先幾之哲耶多公東下當與諸帥同心於江南北全局皆好至以爲盼若另簡大員慮其有損無益粵東新調紅單船三十六隻過滬鴻章截之使回徑赴都黃兩處黃彬欲添羽翼豈肯放回鴻章不敢再奏乞師核辦李鎮朝斌察看湖河謂百六十船不足濟用仍請添製四十號昌歧即能出江與粵人共事寬嚴皆難且俟太湖水師到後再議目下泖澱青嘉各河路千支百汊均要防備弁勇病者七八昌歧實形支絀李鎮帶來戰船又不肯留應懇商飭內外江各營分扼浦口而令賴榮光陳東友來滬協剿一切妥便感盼曷極昌歧派人赴上游添造兩營須明年春後就緒此時縱不進剿如援賊大至面面吃緊勢必應接不遑甯郡兵餉久歸西人主持百端窘辱奉化再復防兵極單史士翁以魏質齋急切難來屬轉懇師門派吳竹莊帶所部千人來滬航海赴甯統領防務情詞激切是

否可行伏乞鑒核如蒙准卽由尊處掣銜具奏

九月七日復曾沅帥

連奉閏月二十一六等日兩函敬審督軍苦守八晝夜業將西南隅擊退糧路已穩人心已定賊雖修壘圍困斷無慮也洋槍已解二百桿茲更撥去大銅帽三萬小銅帽七萬箇洋藥一百桶聊資接濟賊中專用洋槍力可及遠皆牛芭鬼子神人廣東甯波商船購運者無法禁止我軍惟有多用西洋軍火以制之昨家兄赴粵又託其廣購洋礮藥帽分濟尊處與鮑公兩軍年內當卽購到也英法兵與我軍會攻嘉定初二日克復各營均移紮前路聲言進圖崑太遙爲貴軍援應如忠逆回顧蘇巢則金陵又當鬆動鮑軍現在防剿情形若何筠老接篆荷汀亦到滬矣

九月十二日復曾沅帥

自金陵大營被困後西望神飛前接二十七日由驛示書西南隅稍鬆而

舟之便解去大洋槍二百桿洋藥一百桶洋火十萬顆交帥轅速遞曾否
 收到初九日師門專弁來滬緘咨屬令速派程鎮學啓帶全軍雇坐火輪
 船赴援金陵以救吾丈急難程鎮固須見危圖報鴻章亦當遣人分憂惟
 吾師檄調時不知嘉定已克洋人諄催調兵往守已令程鎮移營進紫崑
 太青嘉之要隘名黃渡且蘇州嘉興守賊水陸來撲程鎮日夜戰守力與
 支持臨敵調兵不獨無人替往青嘉必致復失松滬或將震動未必遂有
 救於金陵先恐自撤上海之樊籬不得已商令吳楊二道督帶松江常勝
 軍四千人備齊外洋炸礮大礮子藥添雇及原部輪船十隻赴援較爲便
 捷而得力昨吳曉帆覆稱商之華爾替手白齊文欣然應命白齊文自有
 船四隻尙須借雇輪船五六隻並候威林密回滬卽整旅入江大約至遲
 二十二三日啓行兩日可達金陵城下擬先攻打九洲七里洲及下關

一帶礮壘再會剿大勝關援賊可乘勢規復堅城吳曉帆楊勳堂坊同去
鴻章復請雲仙偕行以便聯絡貴軍其一切口糧軍費火食均由鴻章轉
屬吳道購辦不煩代籌險症非峻劑克伐難得速效如該軍前來得以指
揮如意耦俱無猜從前不盡妥善之事皆當蠲除求轉致師門以慰蓋系
再正封函間奉初六日辰刻插羽手書十數晝夜苦守惡戰非我公智勇
豈能禁此風浪明地道已破暗地道又以內濠內牆防之守局當穩固矣
初二日賜緘尙未接到來書云傷痕已愈何時受傷三軍司命以運籌調
度爲主不必親冒矢石仍乞加意慎護李臣典係著名驍勇其傷易治當
非洋槍子傷也李秀成所部最衆洋槍最多牛芭鬼子滿船運購以獲大
利鴻章言之屢矣欲剿此賊非改小槍隊爲洋槍隊不可再持此以剿他
賊亦戰必勝攻必取也惟洋槍洋礮好者不易得鴻章前解之二百桿天
字號在中國爲上品在外國仍不中用元字號次之萬字號又次之然我

軍所用皆以萬字號爲真洋槍其餘多係廣東土造彼兄赴粵屬在香港
采購天字號三千桿俟解到再多多奉獻也洋火藥已令吳曉帆去時順
解若干應用隨後仍源源接濟師門始不深信洋槍火藥爲利器望諄請
飭下粵東釐局多爲購辦並行鮑張各軍均效洋人步伐操練洋槍隊平
中國之賊固有餘矣

九月十三日上曾相

重陽日專弁施占琦至滬奉初一初四日鈞諭並展大咨敬悉金陵甯國
軍情緊急萬狀蓋懷焦灼憂惶無似李鎮朝斌於初三日自滬轉柁西旋
日來風雨間作計月望後當回蕪湖金柱一帶風順則更速矣程鎮學啓
聞沅丈危迫師門檄調卽當遵行惟英法各酋定議攻克嘉定我兵派守
嘉青相距七十哩距上海百里旣守嘉青兩城則後路及中間扼要之處
不得不嚴密布扼以顧糧路而遏奔竄是以先調程學啓統開字三營熊

字二營魁奇二營進紮崑太嘉青水陸之衝曰黃渡鶴弟統督撫親兵三營建字三營松樹桂垣雲五營進紮嘉定至上海來路曰南翔曰江橋曰野雞墩而調林字兩營守青浦城況文榜熊兆周梁安邦梁勝章原紮北新涇五營守嘉定城更以水師一營護青浦三營護黃渡上下河路各軍移紮方定僞募王譚逆之黨自蘇州來崑山直撲黃渡四江口對岸日與程學啓搦戰僞聽王陳逆之黨自嘉興調來圍撲青浦蓋恐我之乘虛深入而全力迎拒也程鎮寶有萬難移動之勢前敵萬餘衆分守百餘里戰守調度賴程鎮陰與維持一調他往則軍心民心似失所恃若何伯不急攻嘉定我軍大隊仍駐虹橋卽另調三四營移守青浦不必棄城可也今局面既變卽調程鎮所部三營上援而前敵全局須大調動賊必乘之嘉定青浦固不可棄上海松江尤不可棄鴻章熟籌至再不知所以爲計因與筠仙密商上游關係過重事危時迫祇有仍用華爾前議可以赴急華

爾臨行約定由甯波回卽赴金陵鴻章曾而允之白齊文接管常勝軍後亦在敵處告奮勇助剿金陵尙未之許也茲援賊如此我軍別無可援因屬吳曉帆商之白齊文乃欣然願往據稱調松江所部四千人以自有輪船四隻另雇借七八隻西洋大礮炸礮火藥食物備齊約須十餘日包打九洲洲七里洲下關一帶礮壘再會剿大勝闖賊援並可乘勝規取城池等語不得已飭委吳曉帆督帶前去曉帆又以該軍營目用帳須楊道坊主持運掉請借與俱鴻章思吳楊二公久冒不韙若以非常之事而建非常之功似可棄瑕暨用吳楊去則吾師與沅丈調度可靈該軍及輪船費用可籌白齊文曾加三品頂戴雖未改服究與全用洋兵有別擬令筠仙兄結伴同往以便聯絡會商冒昧出此敬求訓示曉帆二十四五成行如候示不及此間預備停妥一面專人知會一面開駛曉帆行後應令鶴汀代理關道劉松巖兼代薇席如前路攻剿稍稽時日卽照鈞指 奏派署

理軍事吏事各分責任並非棄置不用似稍平允如旬日內此事另有變局或沅丈業已解圍再斟酌妥辦奉報斷不敢稍涉草率致負蓋廬昨得沅丈初六日書已得大捷明地道攻破惟傷亡太多當由驛馳復一緘錄稿呈覽

九月望日致吳仲僊漕帥

尊患胃腕痛急肝氣不舒自緣蓋躬積勞所致近來已得好醫藥否少平復否殊深惦系我輩膺此煩劇原難靜養然紛紜擾攘中每日須有一二時涵養太和陶寫胸趣竊所獻祝應復事宜條列如左

一南北併臺之議本屬可行或者謂鎮軍仍歸北臺爲未便將以併歸上海爲便耶南北皆係江省不應分家從前江南全盛時北臺遂多覬覦而今江南全陷後南臺遂多怨望今日江北之不肯分供南臺亦猶前日江南之不肯分任北臺也前人之錯沿襲成例於是客自當家主不過問至

我兄與鴻章來主斯地豈復能於已成之局已分之家再有更變也鴻章所自愧者除上海及松郡新復各廳縣外無尺寸土以生財卽不能於鎮江月餉三萬外再增分毫以待客無論是併是分滙力止於此矣尊意以水師本隸都帥歸併北臺可就近整頓江釐鎮營放餉卽令金守經理而南臺名目可裁洵爲措置得宜惟江許二道從前經辦收支須令裁算報銷併臺後金守隨營支放仍照奏定餉章而報銷應彙歸北臺辦理以清界劃而專責成若遂令金守報銷則南臺名雖併而實未裁於義未協許道專任此事頭緒較繁恐未能兼顧地方泰州應否開缺或有未便之處亦請核定鄙意大段如此如臺端不以爲紕繆卽請主稿挈銜會奏俟定案後其繁細節目再飭該道府等核議

一六月二十五日羣賊來蘇會議大舉謀者謂其不併力上援則合股竄江故鴻章倡爲防禦下河各口之說以戒不虞七八月各股賊衆盡趨東

瓏金陵蘇常嘉湖各屬僅留分守之賊其力但能抗我師之深入耳江防
甦可無虞矣吳璧山黃清臣皆夸張下游布置船勇如舊營規如舊未見
實有整頓都公於靖秦稍布陸軍閩中著子將來或有裨益紅單師船不
改絃更張則爲害實非淺鮮

一伊牧之案泊鎮原不應干預弟派汪守有助前往密查馮天祥實係無
辜被拿鄉民皆訟其冤司道遠而鎮將近不以人廢言可也入秋以來通
州人至滬均稱伊牧官聲狼籍弟聞係閣下列保之人未敢盡信而言者
愈多適接泊鎮一再咨送公稟伊牧詳革馮天祥之文恐其激成事變檄
令撤任蓋虛心訪察數月而後出此非輕信一面之詞也鄙人雖未做外
官然從軍十年辦事數省情僞畧知是非有主茲 聖恩不以爲不肖拔
諸囑人之中寄以一面之任見聞既確何所遷就因閣下素係至好乃先
臧否則叅撤屬員固分內事蘇省吏治顛預至此我輩稍執私見負心

良多祈再加察爲幸黃牧金韶務催其迅速蒞任季君梅辦理通國再三敦請而後行似不必奏明渠意服滿入都亦難久留實缺儀徵令其到任楊慶守帶礮船赴江甯甚妥丹徒田令五月間密寄 諭旨有人奏其官聲甚好該道府均力贊其人鄙意先擬調署松江府始以馮軍門金守不願放行嗣交卸丹徒而松郡又另委竟別無位置之處甚哉蘇撫之窘也公若憐其才而惜其遇或於江北位置一席以徐察其行能可乎

一苗沛霖畏楚軍之偪乃密結於邱帥以甘言遂其奸謀其誣誣楚軍實不成話濼希諸帥以扶正嫉邪爲心以救民伐暴爲事苗何人斯禍吾皖者捻也亂吾皖者苗與李也楚帥威信實非勝袁可比苗不敢不退出壽州正陽而避其鋒希庵臨行一疏謂壽正旣退當赦苗罪可謂大義復明於天壤矣邱帥用其力以攻捻未爲不可但須妥慎駕馭不可使其再得志苗沛霖陰鷲險賊終爲人禽勝克翁待之極厚所以報之者何如耶求

公時時以此義進陳邸帥退亂萌而定民志千感萬感揆帥專力東征久不暇議苗矣

一金陵甯國兩軍疫病太多不能出擊賊衆圍偪日緊鮑軍糧路已斷沅翁守禦尙力昨揆帥咨緘屬弟派援弟於前月二十四日專疏請調多禮堂將軍折回赴救緩不濟急擬先派華爾所遺常勝軍乘輪舟赴金陵協剿未知何時方能成行

一嘉定於本月初二日克復敵軍分防地廣蘇嘉守賊全股來援前敵各營日夜搏戰勢甚緊急張士芳馬隊已否募成蒙派弁同往並囑黃鎮指示一切感甚仍祈飭催迅速來滬爲荷

九月十七日上曾相

十三日由輪船奉寄一緘計已達到十六日接閏月二十六日二次送鎮江之諭敬聆一切初四日以後未得上游續信竊計甯國有宋鎮與凱章

合力堅守必可無虞惟內河糧路恐已斷阻竹莊至蕪湖能設法通氣否
沅丈處似可站住常勝軍雇備輪船尙需時日聞又往甯波添調俟有啓
行確期當卽奉報鈞示前有令吳曉帆帶該軍赴金陵之說今又蒙諭調
援金陵若此舉尙妥以外國人管轄中國人騷擾不免甯波較松江尤甚
彼自不肯分散不肯約束我法亦有所不行惟調赴金陵兩萬大軍之中
吾師與沅丈聲威足以制之務懇主張調度吳楊二道不敢陽奉陰違卽
白齊文等必可順令承教鴻章連日與英法水陸提督會議彼二國實奉
國主命祇在海口百里內幫助防剿不准深入腹地白齊文常勝軍係中
國官兵聽憑如何調遣彼不與聞其中借用英國小兵頭十餘人皆何伯
臨行所薦據稱不肯任伊遠剿目前西人頗有理路可無掣肘白齊文等
始尙依託英人名下現已界限劃然何伯回國後留滬各酋皆不滿意於
白齊文暗中齟齬當可漸繩以法耳此軍到金陵卽打開九洲七里洲

等處願吾師嚴札吳楊二道不許徑自回瀝聽令進止其口糧銀兩鴻章當督黃道籌解至雇用輪船必又添開許多價值或援賊擊退令將所雇船放還可乎俄國所派水師提督頗福尙未到瀝英會時來探問謂有他卽用不著我其忌俄可知總理衙門奏令協防襄下河南岸昨與薛觀察商酌謂襄下河非通商口岸不應派令駐防致啓覬覦如不得已商請駐防鎮江上可援剿金陵北可遮蔽揚瓜是否有當敬候師門裁示俟頗福到後可與面議再會銜覆奏幕聽兩股賊衆號十餘萬由蘇嘉至崑山圍撲程學啓等黃渡四港口水陸各營已十餘晝夜勢甚危急舍弟鶴章帶南翔野雞墩各軍往援昌歧亦帶水師夾擊未知能否解救焦系之至

復左季高中丞

接帥閩月杪來書云尊處八月二十九三十日連獲勝仗蕪泉十四日克

復壽昌侍逆當守嚴州以保杭垣或可不入蘇境釜底抽薪計無踰於此者甯國金陵之圍日急靈沅兩公祇能堅守不能出戰近處又無大枝援師可以解此困厄惟賴公與蔣泉方伯橫冲直突遙爲牽制使彼不得併力以圍我耳探聞杭嘉各城賊數甚衆毋亦南軍擊敗散回者敵處自初二日會克嘉定蘇嘉守賊水陸數萬分路來援前敵各營日夜搏戰雖屢獲勝尙未擊退史士翁初到甯郡正餘姚被圍慈奉繼陷之時奸民皆以前會稽太守廖君目之孤危已極幸西兵迭復慈奉士翁曲意聯絡少可措手然風氣已自爲一國豈易挽回欲請公酌派一軍往助山川阻遠其何能達如卽可由嚴臺以攻紹郡彼亦得遙藉威勢讐服外人矣總理衙門咨函於法國參將勒伯勒爾願改中國職任往甯波帶兵再四諄屬昨勒曾由吳道轉求札憑事隸浙中且爲日後撤回計不可不由臺端核辦該曾恃符急索姑給一札仍推執事主政此輩觀我力強弱爲依違他日

我公克復金華果遂與甬東通氣兵力能分撤遣當不難也邊仲思太守署甯波極爲得人段鏡湖頃來滬勸捐尙無端緒

九月二十七日上曾相

十七日奉上一緘王弁洪升適至奉十二日函牘二十一日黃渡營次又接讀初六日手諭敬悉一一應復事宜條具如左

一程學啓本應遵調實緣英提督何伯必欲進攻嘉定堅約派兵會戰留兵駐守彼爲我得土地我放棄之殊非情理嘉定旣守則南翔黃渡皆城外咽喉障蔽不得不將青浦虹橋上海各營移調前往扼紮三弟鶴章未經戰陣僅能聯絡諸將松滬嘉青全局仍賴程鎮扶持此次僞慕王聽王朝王及主將鄧光明黨衆約十餘萬猛撲泗江口劉士奇鄭國魁兩營被圍十五日直繞過黃渡營後危險萬狀鶴弟程鎮十七十九日會師苦戰弁勇傷亡四五百賊之精銳亦損失四五千然圍猶未解鴻章焦急無措

二十日馳往前敵並調浦東劉叅將銘傳精銳四五百人白齊文常勝軍千人約定二十二日會戰鴻章親臨調度見賊營賊旗林立山積分諸軍爲三路程鎮統右路劉叅將統中路郭松林統左路與諸將誓曰我軍以四五千餘人敵十萬之賊拚命血戰在此一舉臨陣退縮者殺無赦自辰至未賊勢倍增我軍壁立鴻章往來督戰益急劉銘傳郭松林乃奮攻賊營蹋毀兩座各軍大呼譟齊力併進程鎮已胸受子傷猶督千五百人連環槍礮且打且進遂將大股賊冲動士氣愈奮無不一當十連奪賊營十餘座擒斬淹斃實一萬數千人聽賊郢賊兩股洋槍隊約數千桿收拾殆盡緣該處河港最多賊敗緊迫大小浮橋皆壓斷竟無歸路諸將俱云從來勝仗殺斃淹斃無如此之多者慘劫亦快事也昏暮追過北岸收隊休息募賊卽於是夜四更全退崑蘇然是日之役將士受傷又二百餘人陣亡三十餘名勞苦太甚不能不略予休養程鎮胸中擡礮子衣穿皮破乳

腫而未入骨是有天幸現將黃渡四江口八營均歸該鎮統領節制

三附
字

字一
一號
字二
即其
夫打
快比
原在
安好
文
附
字
信
實
守
任
向
並
五
人
字
師
門
聞
此
捷
音當爲色喜但忠賊失聽王一枝勁旅蘇嘉老巢震動必抽隊回救是程
學啓雖不往金陵亦所以遙爲援應牽制此間若無程鎮再有危難鴻章
其何以立鼎銘樹各營官求新軍甚迫吾師念鴻章以數千人撐此危局
尙肯惡戰爲舉主做險如皖北無警早令張樹聲帶五營來助感且不朽
鴻章老營僅張遇春五百人餘俱紮赴前敵亦可知其艱窘矣

一沅丈來信十二日堵剿大捷足寒賊膽自謂戰守皆有把握似可放心
常勝軍本約於二十外啓行吳曉帆又以人數與輪船未齊須待月初履
船本是難事英國暗有阻撓之意而未明言故船更難雇昨已會列台銜
委劉臬司暫行兼理藩司黃鶴汀署理關道曉帆無論遲速必當前去如
能攻克九洲洲七里洲一帶賊壘長江上下可以通行亦於大局有裨已

飭令到金陵後悉聽大帥調遣松滬苟可支持斷不輕請撤調劉松巖兼理藩篆如辦理裕如似勿更張若竭蹶不勝再請籌調喬鶴翁鹽政必須得人許道身才具較長情形極熟但習氣頗深除此則江南北更無勝任者

一筠仙到滬後衆望交孚其才識遠過凡庸運藩二篆均可見委惟至親避嫌鴻章以襄辦營務入告似尙大方擬仍令兼管捐釐總局以資練習一沅丈所需洋槍洋藥銅帽適俞斌繳呈備扣罰款已委周守沐潤附輪船解皖轉送又令捐釐總局湊解銀四萬兩並捐局九十兩月罰款一半銀萬兩以應師門之急鶴汀尙未接篆關稅從新整理適江漢開關之時收數必絀常勝軍此行一月口糧及輪船軍火等費總在二十萬以外尙有總理衙門飭補輪船價銀十二萬五千兩天津米價十餘萬均指稅項無可通挪釐局月借軍餉製造萬不敷用求我師原諒將來稍能展布再

行籌解

一總稅司赫德頃自京來滬云奉總理衙門諭令赴安慶商請在皖城蕪湖收買內地茶葉薛公謂此非通商口岸未便令洋船嘗試於長江三口之外再添兩口師意以爲然否赫德如苦口糾纏或說明金陵未復以前准在蕪湖收買金陵克復卽行酌改此亦薛公之言祈留意赫稅司旬日外必到皖也

一俊民年丈處已代致賻儀二百兩

一賊中來信謂忠逆攻金陵大營不獲則趨蕪湖以圖北渡竄擾無論果否如金陵圍解王可陞一軍似宜速調回蕪並請厚庵雪琴多派師船嚴防東西梁山裕溪口無巢和含米糧最足賊固垂涎另股竄甯國縣者是否深入徽境蔣蕪泉能橫截出嶺尤妙湖北黃陂股匪據趙惠甫云已入豫境蕭慶衍蔣擬學各軍如尙在壽正六安一帶此路當不致竄越

一此間二十二日之捷若多一枝勁旅乘勝分進崑太當可得手無如兵力太單新募各營其有成軍起程稟報到轅者求通行沿途營卡放行張樹聲等五營李世忠來咨疑爲奸細竟有留難之意卽都黃各處嫉忌多端千里募軍殊爲耽心

復會沅帥

二十一日黃渡營次得十一十三日兩函知初六以後連獲勝仗十二日搶堵地道轟裂缺口想見大瀛指揮諸將神勇人謀天助欽仰曷任從此戰守必有把握賊技既窮當圖他往蕪湖防軍單薄恐由此路覬覦北渡乞更加意僞募王聽王朝王鄧主將四大股圍撲我四江口營盤十五日不解程鎮與鶴弟苦戰數日殺賊數千猶不少卻鴻章乃馳往拚命二十日惡戰至申刻三路合力大呼齊進連破賊營十數座殺斃溺斃生禽之賊實數萬餘人程學啓郭松林皆謂從軍以來無此痛快大捷程鎮胸

受子傷督戰益急郭松林帶隊衝突於數萬賊中旁若無人公之賜也既喜諸將爲我效命又感我公爲國儲材鴻章俘獲賊匪洋槍千餘桿又添練洋槍隊郭松林令其添募一營仍請吾丈寓書時時勗以忠義爲幸師門催調程鎮公已函請中止公忠厚誼近年罕有其匹拜倒拜倒吳曉帆統常勝軍進攻九洑洲七里洲已有成議昨委劉松巖兼理薇席黃鶴汀署理關道使吳公無所留戀藉速其行據稱須十月初旬乃能啓行用吾師待李世忠苗沛霖之法以待常勝軍遲速聽之視爲可有可無之列然若輩舍此則益無所憑依自當漸就範圍尊意以爲何如兪革守捐繳洋槍洋火洋藥業已令全數解赴臺端又令捐釐總局湊解四萬兩以濟我公之急多軍不得南來但望蔣公速赴徽州截剿忠逆計無所逞仍回蘇圖報復於我而上游鬆矣

九月二十九日上曾相

昨勅一緘聞輪船尙未開行威林密回滬奉二十二日手示敬悉一
一吳曉帆面云初十內總可成行尊意約定兩事當爲申明渠等啓程時
稟報師可詳批指示恐其口說無憑白齊文似尙要好楊坊能通夷語此
軍用人發餉皆楊一手經理能左右之吳白皆爲楊坊是聽楊坊之去吳
爲代求若輩畏懾威棧諒不敢有意抗玩也吳道屢言金陵及九洲洲下
關克復難令常勝軍留守鴻章已允之又言如攻克一門先行把守聽候
各官軍入城部署又言先打九洲洲上游須有一營水師會剿似均近理
金陵甯國日來戰勢少減退否樹字五營新軍聞令六弟昭慶督率訓練
協守蕪湖能否由皖接濟軍火帳房如金陵圍鬆蕪湖又恐喫重常勝軍
啓行松青防兵過單仍懇另調替防飭張樹聲等速來爲感俄國頗頗福
兵船尙未見到本日薛公已會列台銜先行附片覆陳矣卽屬密鈔呈覽
十月六日上曾相

二十九日奉二十二日手諭十月初五奉九月十六日由鎮江轉寄之
敬承一一程學啓所部仰蒙止調吳曉帆帶白齊文西去尙無成行之期
英國士提督昨來禁阻鴻章以中國官軍須聽中國調遣與之力爭不可
吳道復往強要乃士酋以四條見約頃將照會稿咨呈水案金陵原不必
常勝軍援剿而既有成說輪船均已雇定準備十五日前後起程未便因
士酋一語遂卽中止如白齊文與士提督等密謀請士酋出頭阻難日內
當更有波瀾卽作罷論可也白齊文果去先打九洲洲七里洲與沅丈夾
擊江路上下可翼通暢似非無益篤仙擬勿同行曉帆憩堂必受沅丈指
揮如其不去沅軍之困亦可漸解二十四日來書似賊勢已消退矣此間
自二十二日四江口解圍大捷嘉青境內一律肅清卽浦東洙涇瀏河各
路零賊亦盡退去惜無進剿之兵力耳張樹聲等五營承諭半月以內飭
其由北岸回滬至爲感盼俟該軍與新募各營陸續早到操練一兩月明

春可相機進圖崑太洋槍實爲利器和張營中雖有此物而未操練隊伍故不中用敵軍現擇能戰之將其小槍隊悉改爲洋槍隊逐日操演洗刷子路有較擡礮更遠者程學啓三營中併改出洋槍隊一營山字二陣時一營可抵兩營之用惟月需洋火洋藥皮紙甚夥沅丈處似宜多添卽春霆凱章各營亦宜操用有便船至皖鴻章仍須附解若干也

復曾沅帥

攻營賊營受創極多其暗掘地道知亦無益賊其有退意耶傳聞僞忠王已回蘇州未知確否白齊文常勝軍進援公與約法三章正大公平已令吳曉帆照辦惟英曾近有阻留之說曉帆以船已履定連子藥食物約費十餘萬勢難中止未知月望前後可成行否度公處近日賊勢當漸解退原無需此軍之去也翁守捐解洋槍銅帽火藥想已收到家兄往香港所購洋槍陸續至滬再附便船解皖分給前寄十萬銅帽內有七萬小顆翁

守所購小類似亦不少銅帽洋藥需費頗重筱兄來函粵釐可解十萬或
函屬其代購外洋軍火隨餉解營爲便

十月八日上會相

初六夜奉報一緘聞輪船尙未啓行筱兄九月望日自粵東來信釐務興
辦八卡月得數萬現辦省城坐賈尙未就緒官紳尙爲協助商民不無推
延解浙皖頭二批十二萬日內又起解安慶五萬衛營三萬將來辦成後
每月不過十餘萬耳駱帥奏稱粵釐月僅四五萬張皇恐嚇以冀從旁阻
撓不謂負中外重望者亦如此居心真可笑也蔭渠抵任粵事當更順手
師營月增六七萬額餉不無裨助乞時時函囑劉襄兩公爲之盡力滬上
新軍到齊雖有仰報函丈之心恐無分濟上游之力幼丹截留漕折抑何
朦朧復書婉切中理渠當自悔前說耳韓進春經歷戰事甚少遽令統五
千人防邊不知把握何在幼兒與黼堂等於兵事似尙隔膜更不若史士

翁甬東一局專倚外人不自募軍之老到也法督勒伯勒東到甯後卽帶兵進克上虞從此劃守曹娥江甯防更穩士翁苦纏 奏留張革道似不爲無功鴻章何敢專主敬求我師與季帥定議能否附片請暫留防黼堂九月中旬來書訟冤而自命頗高其矯強殊爲可鄙至幼丹亦墮其圈套以後若何融洽仍求吾師休休之度曲予包荒聯幼丹爲同心旣無隔閡則黼堂必漸承順耳曉帆兩篆已卸滬中氣象一變其赴援果否遲速鴻章卽不深求

致王子懷工侍

別十餘年懶未通訊想望丰采恚如調餓海內寇亂如麻所幸 朝綱清肅正人君子接踵當事而吾丈亦得與出入論思之列想見忠誠憂 國鬚髮皆霜豈惟鄉邦後進得所矜式已也輶車何時還 朝況瘁可知密勿獻替當務爲急秦隴聞益潰爛 上意似信任多帥雖江南賊窟之大

不令改轅度多公智勇入關後熟歷形勢當足戡定西北切勿以夸詐忌嫉之徒旁掣其肘公以爲何如鴻章識慮短淺謬膺重寄海隅孤軍僅可爲上游各路牽制至吏治浮僞民生彫瘵劫運甚重薄德奚足挽回夙夜兢兢惟懼顛覆

十月十二日上曾相

初十日奉到初五日賜諭敬承一一鎮局專差不如皖局交輪船爲速亦可並行不悖連接馮萃亭軍門初間來書謂金陵援賊大股陸續回蘇聲言援救嘉定太倉此間探報略同四江口大捷聽賊鄧賊兩股精銳殆盡幕逆亦創甚忠酋不得不回顧老巢聞賊衆於崑太城外添紮多營距我軍尙數十里恐我乘勝進襲也金陵甯國之圍計漸鬆退但使大股掣動卽別支分竄徽嶺朱張各軍當能攔腰擊之不令內犯江西全局乃固白齊文一軍據吳曉帆云二十內外必可啓程曉帆擬於十五日登舟催其

齊隊如攻克九洑洲可否令李世忠浦口陸師移守七里洲下關礮壘果能踣毀似宜一律剗平或移厚庵水師一二營上下校巡協同進剿乞師豫籌常勝軍此行帶開花礮及六十四磅子之西洋大礮數尊志在必得已屬吳道就近與沅丈籌商一切並請訓示進止張樹聲等五營想已由蕪湖起程如忠賊再來報復新軍日增或可支柱滬局火藥甚缺皖臺倘有存儲能分惠若干否黃麗中抵滬後當再籌之

復彭雪琴侍郎

奉十月朔手示敬審十八二十一三五等日督剿金柱太平一帶連獲大捷禽馘逾萬奪船無數湖河肅清俾沿江要隘永無竄越之患皖南北天門之險保障屹然厥功偉矣鮑軍近日曾得大勝仗否金陵如卽解圍賊勢更當趨重甯郡公能鼓柝而前與爲牽制耶吳道所募之常勝軍多甯滬土著而以味人白齊文等爲管帶頭目購有外洋數千斤大礮落地開

花炸礮演放頗準攻城劫營向稱利器茲告奮勇由吳道帶往以輪船進剿九洲七里洲礮壘訂於本月二十內成行月杪可抵金陵開仗公可飛商厚庵軍門就近酌派師船協同圍剿否常勝軍在滬與敵部水陸各營共事甚相友敬今既入江遠征震懾諸帥威德必無欺陵該軍往往破賊而不能多殺賊故須我軍偕行以輔其力所不逮也忠逆聞該黨四江口之敗分大隊回蘇冬底或圖報復蕪防業臻穩固公與師意准令張樹聲等五營速回上海並擬分濟口食感何可言皖臺代發萬金足壯其行何敢過勞蓋畫他日當以洋槍百桿奉酬雅愛耳

十月十四日復常鎮趙觀察

鹽稅船料喬都轉昨稟謂向例每引祇完一分八釐現銷路阻滯擬改一分如部中定案未便私議增減也緣仲所陳更章加餉兩說似有可採鶴翁於錢務不肯振作須俟商辦沿江劫案已成水師家法敝處卽咨令拿

辦未必能達將來江路可通宜另求脫換之方焦山文報局勿庸更動閣下就近督令楊委員妥慎經理月需經費百兩卽由鎮關商稅項下支給移送敵處糧臺或蘇藩司核作收放均可上兩屆關期報滿當如來指懇免蘇常失守以後或可多免數成惟高君官聲狼籍部中恐又苛求前後任轉受其累也林稅司經赫德調往粵東零派克士可士吉接署何時乃到經費每月一千五百兩早經定議通詳在案弟又據稟咨請總理衙門核示貼費何又翻悔請加林稅司去後仍恐新任克稅司多方撻擾必須議立案據爲要劃扣洋藥稅一萬准馮軍門奏截俟奉 旨後請馮帥咨部更正無須瀆奏儀徵楊令一案閣下既多引嫌之處卽勿相強昨已緘簡吳仲翁飭赴江甯府任再擇其傳聞較重款蹟分札飭查其府縣兩鹽捐應卽酌量收回零委大員駐辦不知該處各營有無掣肘若隨課繳運庫委儀徵縣收辦又慮其從中乾沒仍望就近籌議妥策吳璧山聲名頗

好究其長處安在

十月十七日復喬鶴儕都轉

比值簿書填委蘇嘉賊衆撲圍黃渡四江口各營晝夜焦系旋怒馬出戰
殲悍賊至一萬數千人忠黨之留守列郡者精銳殆盡曾沅翁復以堅忍
挫之金陵大營遂於初四夜解圍大股回救蘇巢沅翁來書亦謂彼軍先
後禽殺解散約八九萬人忠侍兩酋氣漸衰矣曉帆金陵之役雇船束裝
頃始就緒既奉 俞旨又糜費十餘萬勢難中止如能攻克九洲洲乘勝
入臺城亦大局之幸也薇席本擬借重長才揆帥深以爲然惟離司不得
替人曾妄擬一二無當帥意蓋以江路漸通要地需才躊躇而未得滿志
耳松巖兼篆久實難支當與揆帥再作長計滬上現多君子氣象稍變惟
鴻章兵餒兼籌材力實告不逮南北併臺事理俱順仲翁始未甚允強而
後可日內卽會疏覆陳望寄語綠仲水師及沿江釐金須加意整頓鄙人

當默爲主持仲翁亦無所推諉改捐借爲捐米併卽附奏丈可及早督籌
新募各勇過邗上者並乞照拂

復曾沅帥

初九日奉九月二十七三十日兩書十五日奉初三初五日兩書十七日
又奉初六日手書歷歷如作壁上觀初五解圍大捷宣示海上卽鮫人蛋
戶靡不驚嘆將軍爲天人也鴻章欣喜忭躍更何可言忠逆大股經尊處
殲斃解散先後共八九萬之多其餘黨又經敵軍痛殲於黃渡四江口者
亦二萬人吾宗江山固打不成性命亦保不長卽收拾殘衆圖報復於我
恐須多月以後承公摯愛垂照令賴陳兩營來救又商止常勝軍西行感
銘奚似惟吳曉帆已履定洋船十餘隻購齊軍火大礮糜費十數萬金曉
帆業於十六日登舟白齊文亦定於十九日開駛吳楊諸君自謂必成金
陵之功又聞 天語褒許勃然興動不可中止鴻章卽強爲禁阻前項十

數萬已送入洋人之手無法收回無詞報銷不若且儘若輩去唱一齣該軍觀我力之強弱爲謹肆其在甯滬時與他軍共事驕橫難制與敵軍會剿界限尙明况值我公解嚴之後軍威正盛之時吳楊方趨奉之不遑白昏亦震懾之已久似可聽令受商其有不率或意外爲難屏棄不理可也聲色俱厲可也鴻章以孤軍與方外雜處每至十分饒舌用痞子放賴手段彼亦無如之何其順情理則以情理待之其不順情理則以不順情理待之公毋過慮至白軍留松滬固爲鄙人增氣勢白軍去松滬而協剿九洲下關金陵亦足令蘇賊寒心膽卽乘虛攻我青嘉惟與諸將穩守城堡相機狙擊諸賊新挫衄豈遂能得志耶鴻章此時不患白軍之遠行而盼新募樹宇各營之速至我軍漸集則無慮賊勢日增矣計忠黨遁回蘇州已數日但儲守具而無出竄信息不知有何詭計九洲七里洲礮壘如能卽克長江已通能否檄令李世忠所部進紮如金陵難遽得手卽由

尊處商令吳曉帆帶該軍回滬或傳中堂師示以告之均祈酌辦甯郡當亦解圍鮑軍能乘勢進剿否筠兄擬勿赴金陵程學啓傷病大發殊深憂慮事丈勞苦功高可敬可念

十月二十日上曾相

初五日由皖交輪船之手書初十即奉到當於十二日奉復一緘十九日又接鎮局轉遞初六日所發鈞函十六日到鎮十七託輪船遲到幾近旬日如再由鎮江專差來滬恐需一月耳近來江海之阻風波之惡無論是何緊要軍務不能保其必到更不能限以時日此鴻章所以未便專差赴鎮欲速反遲南北併臺之議鴻章久所欲言而不敢先發慮招怨於都吳兩帥前奉 寄諭迭經諄商仲僊而未之允都公陰持不可旋加手書與仲帥力爭乃允由鴻章核定會奏業於十九日覆陳另呈冰案仲僊函推吳全美可替黃彬趙署道炳麟就近察訪亦盛稱吳鎮營規較肅黃昌歧於

粵將多往來謂欲求彼善於此惟吳全美該鎮前有書來力詆紅單大船不堪用都公改造長龍礮划禽殺都司劉大彰皆其主謀似尙要好暫留粵船卽不得不用粵人際此併臺之始必須從新整頓吳漕帥倡爲此說或非無見謹就前次飭查諭旨附片密陳鈔呈鈞覽該鎮等本不應有幫辦軍務及總統名號歸師門調遣冀其遠懾威望稍就範圍求恕其多事爲幸俟上游肅清楊彭二公果分一人下駛則又不能不略假重權以鈐制粵人矣頗頗福到滬相見並未請入江助剿暫留上海藉制各國壘斷之意沅丈解圍後兩次書來以忠逆大股四五萬回救蘇太屬爲戒備日來陰雨連綿崑山太倉城外添紮賊營尙潛伏未動敗賊雖衆而膽甚怯聞蘇常崑太均頗缺糧脅衆離心鮑軍如擊退甯國一股乘勢追剿常勝軍再與沅丈合力掃除九洲洲下關一帶金陵震動蘇巢亦自顧不遑吳曉帆十六日登舟專候白齊文甯松兩處兵勇到齊卽啓旋西上已議

明在黃道接管關稅內按月扣還所借船價銀十萬兩沅丈前商止此軍所以不能中止者蓋爲此也

覆吳仲僊漕帥

初九日奉二十八日手教分條指示切要周詳皆如鄙意之所欲出南北併臺已有成說許次蘇迭次稟催交卸有不可終日之勢吾兩人意見既同又承諄囑挈銜核奏業於十九日敬列臺端前銜飛章入告并於摺內附陳米捐一層鈔稿咨呈先託輪船由鎮江轉遞計較迅速水師及江釐亟須整頓秋後都中彈劾水營總統疊奉 密諭交撥帥與鴻章查辦軍務倥傯訪聞未細是以尙未覆陳然仰窺 聖意博採輿論江夏恐不能久持兵柄如卽飭易吳璧山以粵將馭粵人猶爲彼善於此弟向未與璧山謀面喬鶴翁趙嶮樵來函皆推吳公尙能約束昨接其寄弟一信亦以紅單舊船虛糜月餉無裨實用力求整頓爲詞似尊諭必須責成吳鎮一

夫節餉籌防可望有益云云實有卓見但不知都帥尙能倚任否如尊處奉旨飭詢想必據實以對以江釐勻給師船之餉果滴滴歸公當可勉敷無如黃清齋坐擁鹽釐各營分段把持任意提用遂至苦樂不均有九箇月僅得兩月之餉者許次蘇謂併臺後可令許綠仲將沿江釐卡改設內河較易稽察俟奉旨後如飭臺員會同吳鎮整理敬求老兄開誠布公諄囑吳鎮將朽爛大船速行裁撤其新到三十六隻及上游添造織划專補舊船之額不准額外索添餉項並令許綠仲認真稽收江釐勿稍假借鄙人當幫同閣下主持其事泰州是否已調田令綠仲併臺自無暇兼顧地方矣署通州黃守何時抵任令人焦盼伊署牧前案接帥批令敝處親提無可諉卸提滙當秉公研鞠馮天祥之子姪又鬧事豈前事不足厭服其心民風刁悍亦不易治黃守下手辦法極須慘澹經營准徐道一席暨令朱山泉往代當足了之曾沅翁函報於初五日解圍先後禽殺逃散

知能否辦到而自衛輝淇縣北至山脚度不過數十里再聯紮至衛河邊
費兵似不甚多能否請於和帥趕速布置左帥頃次內黃弟已崑緘商之
善厚齋馬隊月餉務懇再濟數月以全始終之誼

三月二十日復李子和中丞

專弁至浣奉惠書以賊回衛輝復向西南奔竄擬飭各軍聯營排進自東
北兩面步步圍逼如遇形勢可扼地方就便屯紮臨河築牆使不再出再
派隊兜剿蓋籌偉略將來滅賊機宜斷不外是欽佩曷任賊於十五日辰
刻又繞避我軍向東回竄子美少銘跟剿數十里賊又折趨東南盤旋封
邱一帶黃河船隻聞均提歸南岸春水正長朗齋等尾後兜躡子美少銘
遂抄往滑縣與琴軒會議將該三軍排紮長滑之間西抵衛河東至黃河
聯絡布置以扼北竄俟少就緒再抽派馬步進剿日內甫經分段籌辦各
軍游擊既久鍋帳歛斂未齊未知能卽辦到否賊之竄路以滑濟開長爲

所因僞忠王守蘇秋間合力上犯金陵甯國其金陵大股數十萬亦被曾
沅翁擊退潰走閩門仍恐其收合餘燼下窺松滬弟派員奔回皖添募十
數營多抄齊集行當尋戰事耳皖勇依楚人規制似頗可用鄙人既膺非
分祇有不要錢不怕死六字刻刻自訟仰酬 君國遠對友朋饑事羅掘
幾盡不足供三萬人口食而規復吳疆人少斷不濟事郭筠仙王曉蓮劉
聽襄秦澹如皆襄幕府吾廬英俊多從游者仲良亦 奏調來營當爲分
任軍事少仲留滌帥處辦糧臺乃丁內艱窮苦可憫家筱兄到粵後想常
通問可略報鄙狀劉蔭翁新政奚如當能贊助釐務賈夫先生流寓秦州
諸世兄分寄崇明如阜一帶壁翁幼子童孫俱在江左弟每相見必勸誠
還鄉經理田產尙可自給何事仰面求人然竟不果行尊處兌匯三百兩
王宏和號已交到適章碧酒巖使瑤在此面給攜回送其尊人早整歸裝
或再有戚友傾助若干便可脂轄也

十月二十五日上曾相

二十日鎮關回差發上一緘何時可達沅丈解圍後兩次函止常勝軍不必西行本應遵照惟輪船早經雇定十餘隻吳曉帆十六日登舟昨已開赴鎮江等候取齊勢難中止白齊文又以甯波常勝勇一千五百名英國唾總兵不願放行須親往商議帶回月杪可至鎮江齊隊鴻章已有成說其行止遲速聽之而已吳公卸去兩篆劉黃才雖較短而無絲毫欺蒙滬中吏治漸有返撲還醇之象諜者謂忠逆留金陵病甚沅丈書則云初五夜已遁回蘇未知孰是賊中現調杭嘉各城守賊移防崑太然頗驚惶如忠逆不回其力似不足以擾我冬內新軍踵至聲勢漸增常勝一軍月餽太鉅既欲赴金陵立功究勝於坐守松江虛糜無用也俟金陵回來再議處之之法白齊文陰很執拘吳楊皆謂其不如華爾之順手而廷旨欲鴻章另派鎮將接統此中膠轕豈易言之總理衙門寄鴻章函中有致尊

處一信係爲赫德先容屬交該總稅司賚呈聞赫德業經赴鄂茲先附上
赫德明白和氣爲英人傑出所購外洋船廠一事求師門面與規畫渠必
樂爲盡力也

十月二十七日復史士良觀察

疊奉手書公務填委久未奉報但屬子莊大令代致悃曲馳念無已吳楊
兩觀察派赴金陵助剿遲至五旬尙未成行據稱因調回甯波常勝軍
總兵不准而來示則以願調千五百人卽留四百交岷鎮統帶是甬東並
無措阻之議矣勒伯勒東甫經受事卽攻克上虞奮勇可嘉惟約束不嚴
仍須由尊處派員幫同鈐制爲安其擅借多款嗜利性成更不知何以爲
繼似宜據理駁辯以防其漸克復虞邑於甯郡防務煞有關係已會左帥
前銜馳奏並將張觀察籲懇留營會左諸帥未必謂然但主持公論不避
冒昧之嫌矣曹江新嵎似須加意設防勿急進取秦鎮如虎由臺郡來甯

能否無阻此君老將所部或尙可用惟添兵又須增餽不免又累蓋籌左帥批令敵處代籌軍事重以吾丈之命抑復何辭自愧庸陋祇可以虛言駕馭豈能實有裨助段鏡翁長厚寬平卻於勸捐不宜然浙籍流寓亦多愴吝邇中乃市儉壇場官法亦有所不行也曾沅翁大營已於初五日解圍忠逆以敵軍四江口大捷抽隊回援蘇崑而該逆仍分兩股一添竄甯國一留守金陵比聞十八日假扮官軍由九洑洲北竄江浦浦口儀揚和六均又震動白齊文常勝軍約定冬至起旋前往果不再愆期或可攔江一擊宣州久未解嚴鮑病初愈張凱章疾革甚盼蕪泉一軍從徽嶺出救然季公與蕪泉分攻龍游湯溪相持不下斷難西顧奈何崑太賊援日集係於月前之挫未敢遽進新軍未到吾力亦不能深入昨奉 恩旨除授鉅艱之寄脫卸無期終虞顛覆悚惕無似

冬至日上曾相

十月二十五日辰刻肅賊計已達到是日戌刻接奉 廷寄十二日奉
旨補授蘇撫 恩綸獎勛非分寵榮自顧何人愧悚無地此皆由我中堂
夫子積年訓植隨事裁成俾治軍臨政修己治人得以稍有塗轍不速顛
覆而一旦叨竊祿位仰蒙 朝廷不次之擢遂至於是夙夜循省懼弗克
勝震驚惶汗實不知所以爲報伏乞遠賜箴砭免叢愆咎曷勝企幸九洲
洲賊於十八日竄過浦口李軍門調隊堵剿能否遏其旁竄吳曉帆早經
出江聞甯波常勝勇日內調到或可起旋前去截剿九洲洲使浦口歸路
斷絕英人始不管何往繼乃從旁阻撓鴻章以中國軍令不容外人把持
吳楊二公則急欲圖功更無不顧惟白齊文忽求去忽不欲去令人莫測
其故耳無論果否成行九洲洲金陵果否得手此軍回滬後必須設法整
理解鈴還要繫鈴人似仍在吳楊身上著力乃有下手處否則其變態更
不可捉摸也總理衙門又徇法公使之請准令該國兵官二人一爲江蘇

總兵一爲副將受巡撫及關道節制其意不過欲多教練多發財耳彼不向薛公說話專與鴻章饒舌鄙意百事皆可遵依惟教練不能多添銀錢不能多索聽其纏擾亦不決裂頗頗福尙未回滬似無意外要求十四日寄諭有人奏請南北併臺另委江甯方伯專辦似亦正論鴻章前會漕銜覆奏併臺未敢僭議及此若斯議可行必推晉鶴齡使或並薦筠公或屬許君情形俱熟譽望尙好抑或另有斟酌之處應懇師門主持覆奏鴻章附銜畫諾絕無異詞黃彬又奉十五日寄諭查參吳全美亦可暫攝以待厚雪二帥分一人下駛亦求吾師妥商核辦張樹聲等五營陳懇苦况可否飭催來滬

十一月八日上曾相

長至日肅布一緘由輪船遞呈未知何時乃達初五日奉到十月十六日手示敬承一一白齊文尙未啓行吳曉帆至焦山等候計又數日無從禁

阻亦未便過問鮑軍水路糧運已斷其由黟祁石埭轉入涇太內河雖嶺路不無紆迴李勉亭在山內或尙能設法接濟靈凱二軍關係上游全局命脈除蕪泉方伯外別無大枝援師可解甯郡之圍誠可憂慮蕪泉頓兵湯溪城下似難遽來吾師能遣他軍夾擊以救此危急否樹字五營留蕪操練惟聞新勇衣被軍裝多不齊全如銘鼎左右四營官均欠老練非劉銘傳潘鼎新親自督率不能得力至續募四營吳長慶王占魁俱能訓練開字兩營疏長庚知募而不知練程鎮擬令其招勇到涇另派久經戰陣之營官鄭海鰲質地誠樸亦能喫苦然非程學啓親督操練亦難長進各統領俱在涇上而令其新營久留遠隔無事聊佐聲勢有警或至渙散程鎮頃由黃渡來涇稟商同爲焦心求師門詳察飭遵爲幸張景渠已會左公 奏留與尊意適合沅文催索小銅帽及粵東洋槍已飭守備程廷傑賚解皖城乞卽儘數撥濟金陵軍中洋槍卻不甚佳筱兒於此道欠內行

價雖廉而料太薄已屬其停購李善蘭製成開花礮二尊連礮子解上考之時價稍昂其雇覓善製軍器之西人一名請試用之威林密輪船由白齊文處索回卽令程廷傑管理曉帆開修理費萬金殊不可解 旨催希帥甚急能否速回念念

復會沅帥

十月十七日驛遞一緘十九日又屬吳曉帆順呈一緘計曉帆未至而前書當已澈覽二十六日奉十四日所發手書初六日奉十七日手書敬承一一粵東所購頭批洋槍精緻而不甚厚實茲附威林密輪船解皖並小銅帽一百萬均乞師門轉寄貴營未知能否適用解圍保摺想已出奏師門以避親之嫌必不肯爲事丈闡揚惟以知州鈴束鎮將殊非久計公左右亦不可無此幫手近日鴻章或贊陳之既在蘇境剿賊儘無越俎黨援之誚歎秣陵關六郎橋屯踞大股能否就近一痛剿之以掣其上援甯郡

北擾浦口之勢鮑公糧路漸絕軍氣不揚實可危慮蔣蕪泉急切難來左帥孤軍須蔣公爲犄角豈肯舍而遠去王可陞吳竹莊皆非能救鮑軍之人竊謂南岸不添一枝游擊勁旅吾師與公之遠勢上游數省之大局終恐日蹙而不能展舒或公速籌分謀戰俱優之偏裨將十數營自作一路而金陵守局仍不撤動可乎承鈔示三十七日往復家書苦心殫著令人敬佩但若甯國不保皖南江西又將糜爛我公困守雨花臺尙有何益幸與師門速籌援甯之策曉帆已至焦山白齊文仍在松郡未識何時啓行昌歧帶水師進剿嘉善賊卡蔡營官東祥陣歿殊可痛惜屬籌濟度歲五萬容爲設法滙力實紬年底或可勻解少許但愁常勝軍索鉅欠也事丈積勞成病近全愈否念極

十一月十三日上曾相

初八日由威林密輪船寄緘此船上水木不良於行裝載槍礮勇夫過多

途中甚不放心不知何時乃到自接吾師十月十六日信後未奉嗣晉沅
丈音問亦稀想因逆衆上竄和含驛路阻滯之故僞對王洪逆帶賊十餘
萬由江浦內竄烏江和州探報云欲乘虛襲廬州三河實亦意中之事成
蕭蔣各軍如能倍道急馳迎剿於柘皋巢縣一帶方可退其奔竄舒桐英
霍之路沅丈分撥備字制字兩營紮裕溪口西梁山而運漕尙無兵亦恐
賊由含山徑趨運漕無爲蔓延焦湖南岸而拊安慶之背師門近來若何
調度能否趕及深爲憂悻希帥迭奉旨催皖北軍情日緊似難久待百
日胡文忠聞鄂警而卽出前事具在尊處能以大義相激勸否敗賊專走
空虛如希公慨然督師當可將此股擊滅也鮑張各軍雖困於甯國而南
陵有婁雲慶扼守糧路或不至盡絕鴻章疊派員弁回皖添募先阻於蕪
湖之守目下亦無路能來惟營頭較散無良將統之新勇較苦無足餉給
之恐其臨陣不能得力轉致誤事內有疏長庚者程學啓因其熟諳桐廬

舊時敢戰之勇又其才便捷可出入滁全六合榛棘之地固請檄令往募該營到滬再派幫帶開字副營之都司何安泰管帶庶訓練有方如久留上游斷難倚任至其他各營官有六弟昭慶督率訓練縱不能戰或可自守然六弟及各營來信索濟鉅款滬上各將又時來催兩地軍情頗未財貼道遠無從懸揣仍懇吾師酌飭示遵吳道往焦山商請南北岸各軍協助進剿而楊坊白齊文仍安坐松滬吳道昨又詳報尅期取齊種種外謬殊所不解如該軍不去固須參辦卽有行期亦遲延兩月俟常勝勇果已啓行後鴻章擬將吳楊奏參以肅軍令再令立功自贖未知然否再蘇松鎮周希濂因病出缺查該鎮駐紮崇明本標弁兵數百久不整練崇邑完善以錢糧坐支兵餉倘可自給對岸之瀏河楊林福山各口皆賊巢防堵尤要自應速委接署准揚新左營官記名總兵王東華打仗奮勇才識俱優擬會列吾師前銜奏委卽請 簡放該員自帶一營船隻並鴻章新釘

澄海營艇船五隻防務可期得力是否乞示

十一月十七日上曾相

月餘不得師信想由和舍中梗深爲懸系上游軍情究竟若何布置白齊文常勝軍遷延不去十四日閉松江城門率勇圍餉幸李恒嵩勸散各勇未敢肆搶白齊文乃帶數十洋槍隊於十五日來滬闖入楊坊家內將該道痛打出血搶去洋銀四萬餘元吳道適自鎮江回求鴻章斥革白齊文商請英國士提督出頭彈壓常勝軍弁目百數十人均係外國流氓岷畏英國之威英兵官四人在該營幫同教練已與士提督議定中外各派一員接管已開英字糧餉調發由中國官員主持該勇如再曠悍應酌量裁遣士曾似皆允行或可徐爲整頓

十一月二十日復李輔堂方伯

重陽後二日手教敬已聆悉前後筆墨官事均於公牘中見過在執事綜

覲之素固當自明心跡然褊激非大僚所宜况施之於維桑必恭感恩知已者卽以江藩不可爲何妨微罪去官豈必惡聲絕交也休文性剛愎忍俊不禁正賴大力從中調劑江局之不能自立匪自今始鄙人命蹇求此臥治之邦而不可得諸君子乃開極生事自惹苦惱不覺失笑乖氣致戾僕恐西江一勺將成汎濫與公久別既不得於數千里外排難解紛惟貢區區愚誠求兩公豁達耳延陵罷兩篆後擬帶常勝軍協剿石頭昨忽鼓譟中止滬松各防礮平羣賊上竄皖南北空虛之地北似游氛南有遠志鮑袁數萬之衆久被牽制頓成笨伯茲可憂也

十一月二十五日上曾相

十七日肅布一緘計已澈覽是日接十月二十六十一月初六日兩書二十四日馮竹漁到滬又奉十月十四日手諭謹承一一常勝軍赴援金陵中外皆望其去卽鴻章亦不料其憂然竟止吳楊二道實爲白齊文所誑

然遷延貽誤咎固難辭已於十八日附片奏參另鈔呈閱一切情狀處分據實上聞不敢掩飾一字連日與英提督士迪佛立反覆駁辨始允中國派員會帶裁去一千五百人仍留三千刪汰冗費每月約需銀四萬餘由海關籌撥英酋不願其遠剿金陵之議已寢蕭毛各軍早抵廬舒或可遏皖賊上竄之路僞對王與忠二殿下似非甚悍儻飭諸將迎頭痛擊一兩仗當自回遁此間聞賊中傳言李兆受密通忠逆允獻皖北十城彼所分地均未攻陷而獨任賊旁入含巢又無一旅牽綴使人可疑壽正還之苗練免與僧邸構衅亦權宜之計但恐賊竄過廬又相勾結吾師及希帥待苗李有不惡而嚴之意若輩畏恨之深保無異志吾皖劫運蓋無了期是可憂也昨得龐寶生十月來書云勝帥請調苗練入陝業奉批駁僧勝水火惟此事一轍何耶皖南游氛竟過祁門如鮑張久立尙不致深入江右否則大局危矣聞赫德過皖吾師禮遇甚優向來交接外人祇於欽

差提督用平行禮下階迎送並答拜其餘相見督撫自擡坐不同候鴻章
詢之覲翁照章辦理赫德係總稅司其職分在領事下晤商公事不妨和
易禮節似須循舊吾師威名位望爲遠人嚮服過于謙退難乎其處我輩
矣敏處與樞密院絕未通問竟無異書可讀竹漁當畧爲資助

十一月二十九日復吳仲僊漕帥

來教勝而知懼高而不危二語非老兄愛我之深不能有此忠告謹識之
不敢忘十一日奉二十八日手書鈔示併臺疏稿與弟處會稿略同旋奉
十一月初六日手示知此稿已不再發都公前有各執意見之奏何所據
而云然想因精臺更章不令與議遂多感慨耳吳璧山接統水師當能勉
副衆望認真整率緣仲曾否遼 旨併辦未據稟報沿江釐卡有無更換
章程執事與吳許諸君踪跡較熟深知其短長優絀之所在望隨時查察
而匡扶之弟如有所聞亦必互相勸勵黃印山蒞通後措置悉當政體既

得民志斯孚季君眉沈笠湖翕然頌之王少峰江防局無甚實際不得不
奏派沈季二紳整飭各港口團練呼應或較靈也吳曉帆已抵鎮江而
美酋白齊文一味延宕反在松滬藉餉滋事毆傷楊道坊業請斥革另派
英國兵官會同中國將官接管並酌裁千餘人援剿九洲之議已寢另
股竄皖北者已陷巢含揆帥調希廡所部迎剿並截留敵處新募九營分
守各城此間圖攻太倉未卜能得手否

十二月四日上曾相

程廷傑初二日回滬奉手示敬悉一一季丈之喪聞者皆爲痛悼去冬相
見竊謂其沈毅堅穩更勝曩會密約鴻章東下後 奏襄軍事沅丈書
來以金陵圍困重賴其力又以沅丈統人過多必借手足之助方冀病起
共成遠志天胡奪之速耶吾師愛弟至情將何以遺惟念名門忠義冠絕
人倫生者死者皆足爲 朝右光輝儒林矜重不朽名成抑亦可無遺憾

中年哀樂仍乞善自陶寫爲祝沅丈意氣必亦大減左右去此幫手尙有
接統其軍者否鴻章擬俟全陵解圍 批摺回時就季丈現晉之秩疏請
加恩賜諡立傳當與筠公商辦樹慶等九營當皖北變生倉猝截留分
守自係正辦鴻章敢有異詞前以下情轉達蓋論其常而不料軍情之瞬
幻也昨日濟餉一萬月內籌解三萬幼弟少不更事誠恐鹵莽顛覆致貽
老母之憂茲聞蕭毛各軍業由舒廬盛家橋進圍巢縣運漕則吳長慶張
樹聲等從楚師之後藉得練習戰事未始非幸將來皖北另股擊退道路
可通該九營如卽來滙務求師門先期咨行沿途將帥及地方官俾無阻
難實所至感龍游聞已克復侍逆必當回救春霆新勇已到計可酣戰迭
接賊中密探李秀成於前月二十二日帶四五百人遁回蘇州似尙可信
自秋間全股上犯大局幾危今皖南北皆可自立此賊斷無深入江鄂之
虞明春上游氣機或更順耳鄙見以爲希公所部勁旅將對章各逆擊回

似應常駐無爲和舍之間與沅丈楊彭水陸南北相應壽正棄還苗練彼
有僧邱維繫不至謀叛不過擾民耳且或爲遮蔽豫捨毫捨南竄之路
廬皖可無他虞希軍爲北岸重鎮南賊不至再覬覦南軍可以備緩急而
李兆受通賊跋扈亦能暗戢其奸謀一舉而數善皆備敬求我師與希公
詳慎妥酌焉皖饑近復何似年內如能籌措當解三萬以慰沅丈之意吳
曉帆往松江整理常勝軍尙未就緒言而無信是其病根鈞批痛切令人
讀之稱快然無恥者未必知悔也白齊文仍爲英酋庇匿抗不交出已咨
總理衙門飭拏拏獲當正軍法 朝廷畏事恐不明此理昌歧血性奮往
謀畧稍短以後當戒其深入昨帶三營出海巡哨狼福聞又遇風失去數
船運氣殊欠佳耳漢關開後日來收稅甚絀此間製軍火須購洋硝及工
價俱貴向由藩司監製松巖接篆後確藥絲毫無儲不得已采辦洋藥更
爲煩費承惠允協濟四萬勛謹卽設法運解十八日 廷寄勝保拏問多

公已握帥符沅文處中路間阻久未通問乞轉寄一閱

十二月十日上會相

本月初四日肅賊計可駛到承示選上兵力單薄勿拓疆土極是老謀江橋黃渡四江口嘉青各營但令勸加訓練勿再移進惟自秋後常昭踞逆錢桂仁路國忠屢求人轉懇投誠四江口大捷後求催益力鴻章但令與該營素識之游擊周興隆由福山間道入其城微察虛實周興隆至彼見該城多係皖楚人萬衆譴躍願卽納款適忠賊於前月二十二日同蘇召錢去錢恒懼無措竟往蘇城賂周等恐事機敗露遂於二十七夜舉事將一二粵酋擒斬之餘衆悉薙髮繳印又因福山口內粵匪數百人爲害二十八九日合力殲之殆盡於是福山許浦徐六涇各口皆降江路可無阻矣又與官軍約攻太倉事機中變未卽得手我軍焚賊卡而同常昭賊糧甚富爲蘇省餉源相去僅九十里忠逆必挾全力以爭新附之卒人心不

齊恐難久守若有一枝水陸勁旅由福山許浦而入夾攻豈太蘇州北境可卽肅清而南賊北竄之路亦斷其如無此力量坐失機會實屬可惜周興隆續稟忠聽幕各賊已率水陸萬餘攻常熟駱國忠仍死守求救鴻章固無法採之設降衆果與力持以毒攻毒於我尙無所損如忠逆因此抽調上游兩岸援賊回蘇而鮑公再乘勢蹙之尤所至幸鴻章與程鎮及三弟等靜鎮嚴防以待援逆大至而後擊之惟盼樹慶等新營能於正月間開差來滬尤得一臂之助伏冀留意皖蘇梗阻迂回卽來到亦須兩月矣聞英提督士迪佛立將往安慶晤商軍事未知渠意云何黃倅麗中擬卽留滬試以吏事敬乞允行威林密船望前後開行已籌撥皖餉四萬兩以資度歲來春新募各營陸續畢集恐遂難於分濟耳滬上米價極昂江北亦同軍食民食更形竭蹶然亦不利於賊矣常勝軍章程約定英人不令出隊百里外每月所需仍近五萬關稅大減奈何

十二月十五日上曾相

初十日奉布一緘計已入覽十三日奉初七日鈞示以交接洋人不在體制之崇卑敬佩敬佩薛公每以洋酋宜疎不宜親相規而鴻章之營則無日不有洋人過從實苦煩擾然因此氣脈通貫其中遂無敢播弄脅持之者由於不甚拘體制若輩亦頗盡情傾吐惟無暇一一回拜耳用兵在人不在器自是至論鴻章嘗往英法提督兵船見其大礮之精純子藥之細巧器械之鮮明隊伍之雄整實非中國所能及其陸軍雖非所長而每攻城劫營各項軍火皆中土所無卽浮橋雲梯礮臺別具精工妙用亦未曾見獨未能紮營住帳房又臨敵審慎膽氣多歉此則不及中國好兵耳忠逆履去洋人乃係流氓亦無從購覓真正炸礮金陵龍游軍中所用炸彈亦恐有未盡美善之處洋酋僉云該兩國君主禁炸礮大礮入中國英酋前與鴻章辨常勝軍事云不令伊國派員會帶卽將外洋火器取回恐此

軍亦歸無用蓋常勝軍特立戰功僅賴幾件礮火何伯華爾等拼湊而成其勇並非精強也常熟投誠之賊陸續來滬求救但求撥洋兵數百炸礮數尊賊必解圍而去是賊亦徒震於炸礮之名也鴻章亦豈敢崇信邪教求利益於我惟深以中國軍器遠遜外洋爲恥日戒諭將士虛心忍辱學得西人一二祕法期有增益而能戰之程學啓郭松林等皆堅僻自是不肯求教劉銘傳稍稍解悟又急索真炸礮大礮不得若駐上海久而不能資取洋人長技咎悔多矣常勝軍裁定三千人仍多八百人欲送甯波史士翁畏其難制不得已分派五百人用威林密載往福山進常熟以徇降將駱國忠游擊周興隆之請駱周獻城後二日忠賊卽率大股圍攻幸布置嚴密誓衆堅守米糧可支一年銀錢累數十萬子女玉帛稱是何肯棄之近數日無信不知援師能入城否巢舍賊尙未退柘皋下皋一路似須添一支進剿之兵石清吉六營與唐中丞留廬之勇似可調往以剿爲堵

賊雖飄忽似無他竄之虞樹慶九營新勇待哺幼弟及各營官呼籲頻聞
惟兩月滿餉灑力實絀茲先委游擊李振名雇搭輪船解去三萬到皖時
求師速撥礮船運往俾資度歲另撥四萬以應沅丈之求該九營如明年
正月可以繞道東來鴻章或派員解餉探迎或由尊處分惠若干季丈請
郵疏稿呈教聯幃奠金並求代寄

復曾沅帥

自忠賊分竄過江北岸梗阻尊處音問沈滯鴻章軍事填委亦未得常報
近狀歎念奚如節次奉到示書謹悉一一季丈之逝海內同志皆深惋惜
麾下患難手足之情更難排遣惟吞吳遺恨任鉅事煩仍祈勉撥憂思獨
肩重大闡揚幽光此鴻章之責所愧筆力頑劣不足概其生平昨與筠僊
商擬疏草卽日拜發惟冀 聖明俯准鴻章稍可對死友於地下也六舍
弟謬領新軍移守無爲近承照拂欣感曷已巢穴踞賊久必缺食我軍當

三面蹙之俾無所據掠俟其窮潰則一兩戰可盡殲矣忠逆實於冬月二十三日帶四五百人回蘇頗形狼狽欲再調蘇嘉各賊上援不期適有常昭僞將駱國忠等獻城倒戈之事忠逆剝率譚蔡黃各黨圍撲常熟數日聞該城先有布置米糧甚足降衆仇殺勢難遽叛敵軍紮守崑太交界相距過遠無法派援乃調常勝軍五百人帶炸礮大礮前往協守未知果有救否然常熟爲蘇州餉源福山爲江海門戶易守難得孤軍不可以分往日夜腐心儻師相明春能遣樹慶等九營下駛吾力能保常福卽進取蘇常根本也所代謀之守常州之僞護王陳坤書係粵西老酋與忠逆積怨甚深終必投誠希留意至其脅衆半係皖人聞鴻章之來皆願就撫但解散安插殊不易言常勝軍赴金陵不成其中曲折甚多藉此與西人爭論畧肯裁減粗定章程月餉尙須四萬餘兩黃荷汀近因稅項日絀出納不得不吝各軍專指釐捐亦不過二十萬內外然遠近莫不羨上海之富矣

貴軍分應協濟姑竭綿力湊解四萬金寄皖轉結家兄由粵代購之洋槍
火藥到否

十二月二十一日復吳仲仙漕帥

竄踞巢舍之賊經希帥所部蕭毛二軍進扼焦湖東口不致南竄惟柘皋
一路空虛石軍門清吉六營嚴守廬城未能由東北兜剿其勢尙難逼賊
回竄也祁門石埭旋即收復鮑軍糧運已通甯國足可自立忠賊於前月
二十二日回蘇弟先派游擊周興隆入常熟招撫該域脅衆多皖人一呼
而應者數千遂於二十九日倒戈獻城奈與敵軍相距百數十里中隔崑
太難遽通氣忠賊率衆圍攻常昭旬餘聞周興隆與降將駱國忠尙堅守
昨派常勝軍五百餘帶炸礮輪船往福山該口又爲援賊占住頃催令奮
迅進攻又調敵部各營緊攻太倉爲困魏敷趙之計不卜果得手否新募
十餘營均被滌帥留守廬江無爲急切不得遠來現分守浦東西各城力

量已單更無進援游擊之師茲可慮也義渠中丞函商助賑自應竭力籌畫惟滬上釐稅專供軍餉及各國支應竭蹶萬分實不能分濟鄰饑更何敢移作私用若鴻章捐廉贖卹甫得全俸先親後疎亦不暇推惠及遠昨臧詢義渠所指係公款私款尙未分明俟復到再核辦耳丹徒田令來稟情詞懇摯根本正大彌覺可敬敝處已准假去官聞其母已殉節恐當續報丁憂斷不必強承商接替之員松令素不深知沈陽蔣令冬月初間曾奉 寄諭飭揆帥與鴻章密查嚴懲其參案劣款甚多卽未盡確須俟覆奏後再議江甯陳丞聞尙精明隨侍節磨察其材器如可勝任卽祈酌委如臯張令官聲甚好或互易之何如江甯士子選校官者暫免赴滬就近在准考驗亦大君子體卹寒素之意弟斷無異詞前由書吏援例駁斥非本心也緣仲此番整頓江釐必須嚴汰委員敝處正苦乏人實難分顧

十二月二十五日上曾相

望日專員解饗奉寄一緘計當早到派常勝軍五百七十人往福山詎江陰之賊繞踞各口鞠鎖等各幫師船先已回泊北岸無舟可渡威林密復載勇回滬多備糧食拖帶礮船劉仲良押同前去黃昌歧亦帶淮揚三營偕往西兵恃有礮火必欲由福山打進常熟聞周興隆駱國忠尙督衆嚴守屢獲勝仗援賊雖多不敢逼撲城垣但四面長圍以困之若日久坐視不爲援救既負降人更無以勸來者因令程鎮與郭松林各督所部進崑太之交奧倫借英國大礮並原有炸礮於二十三日由松拔隊與我軍會攻太倉頃諸道並進直抵城下爲圍魏救趙之計或可借西人礮力轟破太城便可聯常昭爲一氣耳鴻章非敢貪功輕進實以常熟拊蘇州之背得之意外守之亦意外不敢藉詞兵單失此機會樹慶等九營均紮蕭毛各軍後路目前皖北賊勢已蹙焦湖以南各城可勿留守敬求我師軫念孤軍速飭來助卽不翅撥兵相救級感曷已英人近頗與鴻章深相友愛

大約嘉青以內如有賊蹤彼必幫忙嘉青以外則敵軍自爲之前不得已遣人赴揚州添募都公乃造謠生事上瀆天聽殊可怪嘆太倉果復擬派郭松林三營同姜德所部入城布守程鎮鶴弟兩軍仍爲游擊之師但恐上游竄賊全回頭是道前後頗難照攝沅丈專員催餉媿無以應